

每一次走在开阔的清华校园里,我总感到一种超越现实的恢弘之气,风格迥异的东西方建筑汇聚在清华大学内,让我感到一种浩大的空间感,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丰富的联想。清华的建筑历经时间的淘洗,依然生动地屹立在校园里,与青春年华的学子为伴;清华的人物历经时代存在的大潮,依然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与走过青春的人生相随,让我感受清华一种超越有限空间的魅力。

清华校园以南门主路学堂路分为东区和西区。西区校园为老校区,以西洋风格的砖石结构的历史建筑为主,以建于上个世纪初的清华四大建筑为代表。东区则以建于上个世纪中期的苏式主楼为主

西溪湿地正月行 (雨霖铃)

明德

丁酉年正月初五,笔者全家偕学忠全家同游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一览竹苞松茂、草碧梅香之美景,尽享鸢飞鱼跃、鹭翔鹭游之野趣。

龙舌嘴角,看嫣红处,万梅殊俏。听松启璇翠浪,穿桥过汉,一船欢笑。夜鹭齐栖树杪,逶游侣登岛。小鸂鶒、凫水凌寒,阅尽蒹葭复汀草。

步云塔观云缥缈,绣长堤、野柿修竹茂。洪园舫岸访古,花似海、众夸其妙。漫步荆源,深井将臂,鼓乐惊鸟。皂瓦下、浙皖风情,引客窥堂奥。

注:①龙舌嘴即西溪公园南门处一码头,龙舌嘴角借指此码头附近江梅、宫粉梅、朱砂梅盛开之地。②听松启璇翠浪系双关语,听松另一层意思是载运我们旅游团队之听松号游船。③鸂鶒:一种水鸟,似鸭非鸭,常出没西溪水域,捕食小鱼、昆虫等。④步云塔:此塔意为“高步云衢”,相传最初由当地人为纪念南宋洪皓对国忠心 and 表彰洪皓三个儿子在经济、文学等领域之斐然成就而建,借此祈愿西溪学子苦读之后平步青云、为官之时利国利民,后毁于兵燹战乱。2013年斯塔复建,高19米,共五层,系西溪湿地制高点,游客可登临饱览园内外旖旎风光。⑤野柿指野生柿林。⑥洪园:码头名。从龙舌嘴码头乘坐游船至洪园码头约需半小时,此乃经典游览路线之一。⑦“花似海,众夸其妙”意在描绘四季花海景点。该景点位于洪洪以西,此地鸢尾、疏华菊、三色堇等鲜花四季不断。⑧“皂瓦下,……”一句描述从浙皖赣三地移建之近50幢江南明清古建筑,它们值得人们探秘寻幽。⑨堂奥之本义是房屋的深处,喻义是深奥之理或境界。“引客窥堂奥”涉及该词语之两层含义,故此句为双关语。

上海郊区农村有过年贴年画的习俗。因此,每年春节前,县新华书店都会组织小分队深入农村送画到田头,方便农民选购。七十年代,我在松江县新华书店工作,有一次,我随发行组长老张下乡卖年画。老张是个老发行员,经验丰富。到了一个打谷场,老张熟练地在仓库墙上钉上钉子,系上绳子,挂上年画,再借来几块门板放上年画,很快就把带来的年画出样好了。老张开始敲锣吆喝起来。农闲

路过长河的时候,雨丝更密了。之所以对这条河流发生兴趣,大约源于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这里不是大漠,而是皖西南大别山南麓的太湖县百里镇。也不见落日,此时正是一个冬季的上午,车窗外还飞着细密的雨丝。长河这个颇具古风的名字让我对这条穿越百里镇的河流另眼相看,它从人烟稠密隔河相望的两排农家楼房里逶迤而来,它那雨天内稍稍浑浊的水流裹挟着一些力量,在波浪连着波浪的涌动里滚滚流过。雨量的充沛使它一扫河流入冬后应有的枯瘦。它流淌得气韵生动,穿街过巷,在流过一座石桥,穿越一片田野后,消失在我徒劳的视线里。最终它将与长江之水

水木清华

王雪璜

我从开阔的草坪旁边走过,看到了风雨中伫立数十载的日晷,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行胜于言,不是不言,而是多做少说,以行证言,这是清华的校风。当我走过西区校园中那些屹立近百年的古典建筑,感觉自己在历史与现实中间穿行。古朴端庄,典雅大方的图书馆、科学馆、清华学堂、同方部、西体育馆及理学院等建筑分布其间,我似乎听见自己的足音叩击着他们的记忆之窗。

清华学堂是一座德国古典风格的建筑,现为清华的研究生院。当年,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曾在此任教。

南面的同方部是当年梁启超先生来清华做著名的《君子》演讲的地方,他的演讲之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的校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为强国富民而刻苦攻读。如今“同方”二字又焕发出新的光彩,“清华同方公司”是清华最大的控股有限公司之一,在促进清华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民族高科技产业等方面,“同方”二字蕴含着巨大价值。

落成于1919年的科学馆端庄古朴,精雕的梁柱、恢宏的穹拱等欧式古典建筑的元素尽含其中。科学馆是清华理科辉煌的发源地。一大批中国现代科学家由科学馆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成为科学界的精英,在“两弹一星”元勋中,有9位是清华物理系的本科毕业生。清华科

学馆不愧是中国现代科学的摇篮。

清华大学图书馆由新馆和老馆两部分组成,整个图书馆的建成共分三期工程,时间跨度长达75年。一期工程于1919年竣工,二期工程始于1930年代初,建成了如今老馆之中部和西部,三期工程(新馆)由香港邵逸夫先生捐资,于1991年9月建成。新馆的外形保持了同老馆一致的风格,又在功能和细节上颇有创新。至此,清华大学图书馆总建筑面积已达2.8万平方米,馆藏总量已经超过400万册。

我走到图书馆的时候,天色渐暗,天空呈现出一种沉静的宝石蓝,整个图书馆静静地倚靠着宝石蓝,一个个窗口内橙色的灯光,在夜色中弹奏着学与思的乐章。我想起了杨绛先生说过的话,“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图书馆。”

二校门位于清华主干道之一的清华路,这是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白柱“牌坊”式建筑,是清华园内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清华大学的象征。我站在清华路,北望二校门,可遥看位于垂直线上的清华大礼堂、日晷,还有旁边的清华学堂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油然而生。

在清华二校门北边,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是当年国学研究院师生为纪念王国维而立,碑铭上陈寅恪撰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代代清华学人的自勉与坚守。

到了清华校园,我当然不会忘记徜徉近春园,访问因朱自清先生文笔清丽的《荷塘月色》而意境隽永的近春园荷塘。还是早春的午后,荷塘幽静,还没有荷叶的身影,而周边已经是绿柳扶疏。

熙春园建于1822年,分为东西两园,西园称近春园,东园称清华园。现在清华人将清华园称为“工字厅”,工字厅原名工字殿,是清华大学最负盛名的古建筑,前后两个大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俯视如同一个“工”字。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就是在工字厅举行的开学仪式。工字厅一直都是学校的行

政管理中心、文化活动和对外交往中心。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就曾在这里下榻。工字厅后厦的正廊朱柱上有清代礼部侍郎殷兆镛的名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彩往东南西北来去淡荡洵是仙居。”此联蕴含的胸襟与格局,从容与气度,自强与坚守,是百年清华丰富的精神内涵的写照。

徜徉在水木清华,我联想到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感受清华百年来始终创新,又不忘坚守,在科学发展与文化传承中培养着一代代行胜于言的清华人。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木村伊兵卫的横颜

石磊

日本一国,杂志业之蓬勃,编纂水准之高,读者之深耕细分,排名世界前三绰绰有余。以如此微小一个国家,以如此小众一种语言,竟拥有如此庞大深沉的杂志阅读人群,这算得上是日本这个国家,第101条不可思议之处。

于是,收藏日本旧杂志,慢慢变成人生游手好闲乐趣之一。

《太阳》杂志,1999年7月号,第465卷,封面故事是“木村伊兵卫的眼”。

木村伊兵卫,人称日本的布列松,日本现实主义流派摄影大师,以拍一手绝妙绝色快照出名。这期《太阳》狂飙将近120页码,呈现木村大师里里外外,非常流金,非常过瘾,非常说明问题。

开卷一个整版的黄页,罗列大师一生底细。此人为1901年出生的射手座,家里经商,专做组襁生意,独子一枚。小小年纪人

了。杂志出来的结果,是四个整页的专辑,黯淡的背景光线里,高峰小姐说,自己简直像珍珠一样,盈盈浮现在面前,看见如此美女,高峰说自己:仰天长叹。然后,再来一句绝的,我想,这个木村伊兵卫,是个女荡吧。女荡,中文译做淫棍,不是很妥,只堪意会。高峰小姐,太会写了。而木村的稳准狠,贴身较量过一次,也确实终身难忘的。说。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无一不是,超级人精。

木村一生,视摄影为无限乐事,多少带一点少爷脾气,而且,一生没有竞争对手,这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1973年在中国访问拍照,某日于人民大会堂拍摄,木村手里的莱卡突发状况,不能用了,此公毫不犹豫跟身旁的摄影家讨人家手里的相机,抓过人家的相机,啪啪啪拍完,连胶卷都不记得卷,顺手还给人家,长出一气,哎,啊啊啊,舒服了。拍出来是什么,根本不关心,在乎的,只是目睹关键的瞬间,要按快门,没有快门可按,那一刻,要心肌梗塞,要疯掉。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百里,和三千寨搭配得如此和谐。还没有到达三千寺,远远就有梵呗之音穿云破雾传到耳畔,佛音的悲天无喜无嗔无怨在这雨天寂寂的三千寨来得清晰又分明,我眼前的三千寨以及这烟雨中的三千寺忽然被赋予了一种幽远出尘的境界。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连三千寨的一草一木也在静静聆听佛音禅语,浑然忘尘。三千寺前殿、中殿、后殿,层层拔高,简朴古拙,却也自有气象……

“非洲屋脊”上的阳光及贫穷深刻而难忘,明请看本栏。

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到这古老又新鲜的大自然!

三千寺仍然妙在古而朴,在气质上,它和